

女與父

汪靜之 作



55

大 江 書 鋪

父與女

W工廠放夜工的時候，走出的大羣的筋骨雖然強健但總帶着病色的工人之中，有一個塌鼻頭的五短身材的工人，他看去是約摸四十歲的樣子，那臉上的是一條一條的皺紋呈現出他四十年來所受的辛酸與勞苦。他走出工廠之後離了羣衆向西轉灣走到一個小石橋的橋頭去站着，回頭望着他的來路。

他背上負了艱苦的鐵一般沉重的生活，可是受了不可知的力的逼迫，他也時常要尋尋那有人以爲最高尙有人以爲最醜醜的開心。他中意同廠的一個女工已經一兩個月，這些時他都在怎樣弄得伊的計劃中。已經積蓄了七八塊錢在袋裏，他今天是下了決心了。昨天放夜工之後他曾經剃了頭修了臉，那襖

黑的臉色雖沒有刮去，但一眼看去已比較年輕了三四歲。

極長地向南拖去的女工的羣衆，擠滿了街心，每人手上提着一隻竹飯籃，或者一個包着飯碗的包袱。年紀大些的婦人的病黃的瘦臉上只滿佈着倦乏憂鬱的神情，默然無語地走着，但年紀輕輕的少女的萎黃的臉上却掩上了笑容，三三兩兩地互相攜着手不知愁地笑語着，噁噁嘈嘈地鬧得滿街都是聲音。

他望着成羣的女工在昏暗的暮色裏流水般過去，等到看見他所期待的女工離了羣衆向西轉彎走近小石橋時，他便露着笑臉迎着。

『你今天真真標緻！』他前天已和伊交談過幾句，覺得沒有什麼阻礙，所以今天便以稱讚去使伊聽了悅耳。

『我是個醜鬼，你不要取笑。』伊約念歲上下，臉色蒼白憔悴，青春的鮮潤的血色幾乎已經完全消盡了，僅僅在微笑着的時候似乎還有一點兒青春的血色。伊的相貌美當然說不上，不過除了兩張嘴唇太厚之外，其餘部分却也

生得端端正正，沒有什麼醜陋。

『說真話，那個取笑你？』他靠近伊身邊去。

『標緻的多得是，你沒看見。』伊望着他笑了笑仍舊只顧自己走去。

『沒有看見？』他跟着伊走去，『我見識得很多。馬要鞍裝，人要衣

裝，你假使穿上姨太太們一樣的漂亮衣裳，那個姨太太比得上你？』

『阿呀呀！你真是挖苦我，我有姨太太那樣標緻，爲啥不去做姨太太還來做女工？』

『姨太太便沒有做女工出身的麼？人家誠心誠意說你標緻，你還要冤枉人家挖苦你。』

『真是誠心誠意的？』伊回頭一笑。

『誰騙你？』他趕上一步和伊並行

『標緻在那里？』

『隨便那里都標緻：眼睛末笑迷迷，頭髮末亮精精，身材末小伶伶……』

『不對，不對，一句都不對。』伊高興地搖着頭，額上的短髮也搖動了。

『今夜我請你上館子，看戲好不好？』他覺得事情很順手，便再進一步。

『要你作東？那里當得起？』伊沒有望着他這樣問。

『當然我作東，這幾個錢算什麼！』他自負地說，右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

伊的全家私就是兩隻手，一天做到晚穿衣吃飯還不能周到，上館看戲當然是不會有過的事。今天有人請伊，伊心裏早已滿口應承，但伊嘴裏却還要撒嬌地說：

『那個要你請？我不去。』

『去吧，去吧，不要擺架子了。』他央求地笑着。

『那末，你等一等，』伊在一所低小的平房的門前站住了。『我進去同房

東說一聲，回來好請他們開一開門。」伊推開狹小的破舊的板門進去，他站在門口等。

不多一忽兒出來的伊已經洗過了臉，梳過了頭髮，換過一件半新舊的青灰色自由布的夾襖，換過了一雙黑地紅條的布鞋。他看見伊走出門口便說：

『更加俏皮了。』

伊沒回答，只報以含情的一眼。

他們走到一個工人，黃包車夫和挑夫苦力所吃的飯館裏去，叫了四碟下酒菜喝紹興酒，又叫了三碗菜吃飯。在這種飯館子裏像他們這樣叫菜吃己是很闊氣的了。和他們同時在這飯館裏吃飯的有兩個黃包車夫，兩個織工，一個挑夫，一個划子，一個小販，一個鞋匠，他們面前擺的是一碟冷豆芽或者一塊冷豬肉，一塊冷羊肉，一碟冷白菜，一碟冷干張炒肉絲，都是冷菜。

他們兩人一邊喝着酒一邊談天，後來伊向他問：

『我和你面熟是面熟的，但你的貴姓還沒有請教過？』

他擎酒杯在手喝了一口酒，把嘴唇緊閉着又很快地張開發出一聲『嘖』，而後才回答：『敝姓趙。』

『我也是百家姓上第一姓，我們倒是同姓。』

他覺得同姓的關係不大好，有點討厭這同姓兩字。幸而他字雖認不得幾個，但百家姓小時候却曾經背熟過的，他便順口編造起來：

『不是的，你是「趙錢孫李」的趙，我是「孔曹嚴華」的曹。』

『葛末請問你的大名？』

『叫貴發。你呢？』

『我叫菊花。』

『好名字，這個名字真好聽。讓我叫一聲：菊花姑娘』

『叫我做啥？』伊向他瞟了一眼。

『你的眼睛真騷！』他說着提起壺來斟酒。

『你喝醉得來！』伊按着他手裏的酒壺。

伊不會喝酒只喝了小半碗就停了，他，由他那斟酒的姿勢，舉杯的形狀和喝酒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是老於喝酒的，所以他橫一碗直一碗地自斟自酌，喝了好多碗臉上還不露紅色。

他們吃好走出來，伊說：

『晚上冷起來得來。』

他由街上薄明的電燈光看去，看得出伊穿的是夾衣，便說：

『已經到了冬季，你爲什麼還穿着夾衣？』

『還要問麼！賣油娘子水梳頭，賣扇娘子手遮頭，我是紡紗的，自然也沒
有布做衣裳。』

他聽了心裏想道：『富人要算來年，窮人只圖眼前，袋裏有幾塊錢，性索

做得體面之。」便接着說：「我送你一件棉襖穿，我老——（停了一停）曹窮雖然窮，一件棉襖還送得起，幾天的工錢便夠了。」聲調嚮亮，聽去非常慷慨。

『吃了你的飯，又要穿你的衣裳，破費你這許多錢是不對的。』

伊似乎是怕難爲情，有謝却他的贈禮之意，但他堅執不肯：『來，這里就是衣莊，我們進去。』伊便不再推却跟他進去。結果買了一件有七分新的印花充直貢呢的棉襖，是當店裏典滿了的舊貨，只要兩塊多錢。伊如孩子得了新衣裳似地穿了棉襖夾襖拿在手裏和他到舞台去。

他們坐在三角錢一張票的頭等座位裏。先看了賣臣休妻，接着看虹霓關，做到那小生和花旦兩人發癡發呆地眼睛互相望着做了一場啞劇的時候，台下觀衆大聲喝采。當這時貴發暗暗地伸手去擰菊花的大腿，菊花輕輕地罵：『你要死得來。』

罵雖然這樣罵，却並不將大腿收縮一下，也不把擰着伊的大腿的他的手推去，仍舊讓他擰着。他今夜因為喝了酒興致本很濃，再加台上演虹霓關的小生花旦的表情的挑撥，再加伊的『你要死得來』這樣可愛的激動人家的聲音，他是按捺不下去了。他便湊在伊耳邊說：

『今夜你不要回去了。』

『不回去到那里去？』

『到旅館裏去。』

『你發瘋得來，到旅館裏去做啥？』

『不要裝聾裝啞了，當然是做那——』

伊怕他說出下文，在他手背上打了一掌，連忙搶着說：『你說啥鬼話？你
要到旅館裏去尋死你去好得來，我是不去的。』

伊這一打使他心頭的火焰更加高了三丈，他又知道伊這種假惺惺的拒絕實

在便是完全全的應允，他便握着伊的手說：

『去罷，快去，馬上去。你要看戲隔幾天我再請你看。』

伊今夜穿了件大半新的印花充直貢呢棉襖，是從來沒有穿過的好看衣裳，心裏本很滿足，但伊坐在這頭等坐位裏看見樓上包廂裏和特別正廳裏那些太太小姐們，都穿着閃光的綢緞的旗袍或長背心，肩上有花圍巾，手上有金手錶，伊覺得自己是太寒酸了，非常自慚形穢，非常懊惱——不僅懊惱，簡直是生氣。伊每看見那些華麗的漂亮的衣飾，心裏便痛一陣，伊恨那些太太，小姐們，伊不願坐在這裏給太太小姐們看了好笑。因此，伊便順從了他走不等戲完結出戲園了。

在戲園門口伊告訴他說：『旅館裏我不去，我要回家去。』

『你回家去我也到你家裏去。』

『不要你去。』伊笑着。

『我一定要去。你家裏有什麼親人？我去不去得？』

『我是一個孤鬼，沒有親人。』

『好極了，我去還怕什麼？』他快活得拍起手來。

『你這老倌真是個壞蛋！』伊笑着罵他。

★

★

★

貴發覺得菊花太可愛了，這第一夜給了他極新鮮的趣味，又因他已有三個月沒有親近過女子，所以異常興奮，從伊肚上爬下來的時候已是滿身的汗。

他不很疲倦，還有精神，便和菊花面對面躺着，嘴對嘴親着，左手放在伊的頸項底下做伊的枕頭，右手從伊的左腕下伸到伊背上的腰部抱着；伊也用左手抱着他的背。兩人抱得緊緊地，幾乎可說兩個裸體已經化成一個了。他是個

五短身材，伊的身體也很小巧，兩人都覺得這樣抱着很合式。

這樣抱了兩分鐘，他把右手騰開去撫摩伊的裸體兩乳肩頭，臂腕，腰腹臀部，大腿都撫摩到，一邊撫摩一邊談着話。後來他的手捏着伊的奶間伊：

『你嫁過人了？』

『沒有。』

『沒有爲什麼——』

『你說啥？』伊的語音有點懊惱了。

『咯，這個地方——』他的手從伊的奶移下去觸着伊的腿縫。

『……………』伊流淚了。他的面頰感覺到伊的淚臉的濕潤，便安尉伊

說：

『哭什麼？這有什麼要緊？』

過了一忽他又問伊：

『你怎麼只有一個人？父母兄弟一個親人都沒有麼？』

聽了這話，伊的淚珠更加一滴一滴地滾出來了。

『你有什麼傷心的事，不妨和我說說。』

伊只是流淚不語。

『你一個人孤單有我便不孤單了。我以後發很做工，和你兩人一道過

活，我總要使你過得好一點。』

伊的悽然的聲音說：『我是個苦命的人！』

『怎樣苦命？你的父母不在了罷？』他問。

『姆媽不在得來，爸爸不知道在不在。』

『怎麼不知道在不在呢？』

『他從前在上海，現在已經——一，二，三，四，五，六——已經六年沒

有得到他的信了，不知道他生死下落。』

『你父親在上海，你怎麼又在返里呢？』

『說來話長。』

『你說罷。』

『我本不是杭州人。』

『我聽你的說話完全是本地口音，倒不是本地人，你的本地話真說得很道地了。』

『我在H州住了四個年頭三足年了。』

『你本來是那里人呢？』

『我是H府人。』

伊原來是他的同鄉，他更加好奇了，於是繼續問下去：

『你是H府那一縣？』

『J縣。』